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褚遂良临

# 兰亭序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 虽临右军 全是褚法

《兰亭序帖》是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时期，记述当时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之礼盛况的一件诗序草稿。它是由当时的大书法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并被后世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撰文并书写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农历每年的三月初三日（魏以前为三月上旬的巳日）人们都要到水边嬉游采兰，以驱不祥，称为「修禊」。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当时的名士四十一人会于兰亭举行修禊之礼。大家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兴致盎然。酒酣诗罄之际，王羲之用鼠须笔、蚕茧纸记述了这次雅集的盛况。这也就是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来历。《兰亭序帖》是王羲之的得意之作。据传次日王羲之酒醒后也曾将「兰亭序」数次誊写，但均不如原稿精彩。后来这帧《兰亭序帖》一直都被珍藏在王氏子孙手里。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欢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于政务之暇，临写了大量的右军真草书帖。传说当时李世民曾于民间广泛搜集右军书帖，但始终没有见到《兰亭序帖》。于是派人多方打探，后得知《兰亭序帖》藏在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徒弟辩才手中时，便多次召见辩才，追问《兰亭序帖》的下落。在没有获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便和房玄龄商量派监察御史萧翼化装成潦倒的书生模样去接近辩才。几经周折，终于从辩才处将《兰亭序帖》得到手中。这也就是传说中的「萧翼赚兰亭」。这件事在何延之《兰亭记》中有载。至于当时是否真的发生过此事，我们不去管它。但通过这种传说足见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敬佩之情和想得到右军书帖的迫切心情。在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人间古本，纷然毕集。」「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贞观十三年敕购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在这一时期，据《法书要录》中的记载当时唐太宗的皇宫就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二千二百九十纸。在他得到《兰亭序帖》后马上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真迹则在太宗李世民死后陪葬于昭陵，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昭陵。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兰亭序帖》是唐人冯承素和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临摹本。人们认为其中又以冯承素所摹的「神龙本」为最佳，最接近原迹。至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赵模、韩道政等人的摹本则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临本《兰亭序》。也有人认为这帧《兰亭

序》是后人所伪造的，但褚遂良尚有摹本传世。可以参照。

褚遂良，字登善。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任尚书左仆射，所以世人又称他为「褚河南」。他生于公元五九六年，卒于公元六五八或六五九年。《书小史》称其博涉文史，工隶楷书。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和虞世南同为唐太宗弘文馆的学士，而且与虞世南、欧阳询又都是好朋友。褚遂良在初唐四大家中年辈较小。其书法自幼学习虞世南和欧阳询。后来转而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但他深得右军书法之三昧。在虞世南去世后，太宗李世民曾对魏徵感叹说：「自从虞世南死后，就没有可以与其谈论书法的人了。」魏徵就向太宗举荐了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于是太宗即日召进，命为侍书。当时太宗李世民正在重金购求右军书帖，所以形成天下争献的局面，但又有很多书帖不辨真伪，很是苦恼。当即太宗李世民就将其内府已收存进来的右军书帖请褚遂良辨别，褚遂良一一分辨，无一舛误。从这一点上来看，褚遂良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很有深度。因而他也更加得到太宗的赏识与信任。以至太宗临死时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托付给他，他和国舅长孙无忌同受顾命。也正是因为褚遂良十分忠于职守，才在劝谏高宗皇帝不要立曾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为后的这个问题上触怒天颜而屡遭贬官的。甚至于死后，还被削去官爵。这也是褚遂良后半生的不幸。

褚遂良在政治上不趋炎附势，刚正不阿。在书法艺术上，他是一个善于学习而又不断出新的人。开始他受到欧阳询、虞世南的影响，后来他又浸淫于右军的法书中。但他并未囿于这些成法，而是在不断地探索新的风格。这在他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他所书写的《伊阙佛龕碑》有欧的笔法，但宽博古朴；《孟法师碑》有欧的影子但又类隋碑《龙藏寺》；《倪宽赞》、《大字阳符经》虽有人疑伪，但从艺术角度看，这两件作品也达到褚书水平而笔法各异；《雁塔圣教序》和《同州雁塔圣教序》则完全是褚遂良自己的风格，但也风格有异。唐人评其书说：「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至于传为他所临的《兰亭序》和他摹的《兰亭序》相较，则正如宋代书法家米芾在此帖后跋语所说：「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秣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鸛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此帖丰腴沉秀，亦是帖中佳品。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褚河南南臨蘭亭亭繪本真跡

米海嶽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崇山

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汎汎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  
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  
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  
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陈迹，犹不能不与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览）其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陈迹，犹不能不与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览）其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並殤為兵作後之視今  
二由今之視昔  
悲夫故列  
叙詩人錄其所達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漢之攬  
者上將有感於斯文



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修

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

相王文惠公故物宋已歲見於晁美琳齋

云借于公孫辛已歲贈於公孫璫黃絹幅

至欣字合縫用澄摹刻僧字果徐僧

權合縫書也維臨王書全是褚法其此若

若：奇峯之峻英：擢秀之華翻：自

得如飛舉之仙爽：孤鶴類逸群之鶴



蕙若振和風之麗雲露擢秋幹之鮮

蕭：慶雲之映<sup>宵</sup>矯：龍章之動彩九奏

萬舞鸛鶴充庭銜玉鳴璫窈窕合度

宜其拜章帝所當賞群仙也至於永

和<sup>字</sup>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標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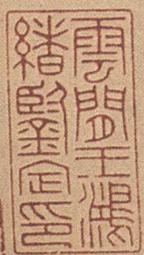
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

夫臨故莫稱於薛魏賞別不間於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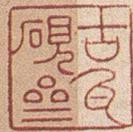
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

八月廿六日寶晉齋舫手裝

襄陽米芾書之真跡



褚河南書得右軍髓昔人已有定鑒當  
 時賜摹本契帖惟褚法最重於世今  
 觀此書不獨優益殆欲奪真米襄陽



題語絕勝宛然完璧真希世物也余  
鄉有褚公雙鉤蘭亭未辨的出名手  
况此筆神妙彷彿數百餘載略無  
損故當有神鬼護持非偶然也丁丑  
仲夏與徐天祐同觀於黃熊徵士舟  
中多幸華亭莫是龍雲佩甫記





右褚遂良摹蘭亭即書史稱薛氏故物米  
襄陽欲以五十千得之者也樂毅論正書第一  
此帖行書第一迨今千二百餘年絹素宛然  
又元章公麟二跋歷歷可據昭陵永閔便應  
奪嫡矣黃仲威母以貧故輕夫六母以慳故不

授賞鑒家庶為不負此寶莫雲佩載顯

唐人臨右軍褱帖自湯晉澈馮承素趙模  
諸葛貞外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仇陞  
者咸屬褚河南河南臨尤多米襄陽既於  
書史稱得蘇沂家第二本以為出它本上  
然攷之是雙鉤廓填耳襄陽又云右軍筆  
精大今日寒二帖薛丞相居正故物後歸王  
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  
絹上臨蘭亭一本之貲之官約以五十千  
質之後王以二帖質沈存中而携褚書見過



精大今日寒二帖薛丞相居止故物後歸王  
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  
絹上臨蘭亭一本之貲之官約以五十千  
質之後王以二帖質沈存中而携褚書見過  
請售因謝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  
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高郵以二  
十千得之以本藏深山民間落黃拾遺能  
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後有襄陽題署備  
極推與且云是王公文惠公故物辛巳歲  
購之公孫瓚與書史語合按蘇家

本於崇寧壬午臘六月手裝此則壬午  
之八月手裝耳書法翩翩逸秀點畫之  
間真有異趣襄陽所稱慶雲麗霄龍  
車動采庶幾近之蓋山陰之詰嗣而蘇本  
則其仍孫何得甲本乙本彼即七年為萬曆  
丁丑上距裝裱之歲蓋七甲子少三心朔  
耳安得不六倍其直也又有李伯時一跋  
雖真蹟而似此題此卷者故剔之以戒  
蛇足

後學王世貞跋



車動來庶幾近之蓋山陰之詰嗣而蘇本  
則其仍孫何得甲本乙本彼即七年為萬曆  
丁丑上距裝裱之歲蓋七甲子少三心朔  
耳安得不六倍其直也又有李伯時一跋  
雖真蹟而似此題此卷者故剔之戒  
於足

後學王世貞跋



溫奴誤躡驪山陌上帝依然閱真蹟欲窺日表  
少傳神但覓雲仍便次吾可也急用寸雕手除却



率更誰勁敵隻字寧輸永師貴八法寧從白雲獲

縱令學步太嬋娟詳不肯作重儻依俗格顛米

何妨勞據舷取玉孫已為炊玉易對展雙疑雕鷄

翻別看搃是雲霞色未從道士論換鸞羣已興

君王留馬式元章蘇本有馬式語小儒豈解襄陽狡偶然

方失偶然得枯樹支屏未為重定武經鏡亦非

已即容懷罐中下估試與紹京千萬直咲殺蕭

家一字蕭少室先生為賣宅

右用定武蘭亭原韻 世貞

